

國朝文類

十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  
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  
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  
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  
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  
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竒爲說特抽綱  
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

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  
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  
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  
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  
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  
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  
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  
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  
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  
一章武三年徵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

三年餘與徽一九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

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  
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  
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  
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  
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  
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  
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  
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  
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燕

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  
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  
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  
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  
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  
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禫有罪走爲不韙者  
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  
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  
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齋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

史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  
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  
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  
子鄉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  
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  
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  
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  
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



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  
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  
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  
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鬪魘  
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  
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  
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  
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  
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  
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

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主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泣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子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

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  
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  
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  
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  
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  
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  
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  
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  
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竒先生者乎雖先生夙  
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竒傑士之恆態必

聞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又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弛而

爲退矣宜季正之耻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  
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  
先生履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  
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  
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  
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  
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孰子  
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  
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  
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糧而就正焉又觀夫

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

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  
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  
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  
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  
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  
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  
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  
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  
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  
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

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  
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說言以愚之  
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  
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  
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  
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鉤  
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



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  
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  
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  
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  
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  
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  
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  
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  
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  
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

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代  
乎將恃夫莅民旣爲循吏持憲旣爲才御史富民  
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  
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  
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  
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  
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叙以問之至元丁亥七  
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姚燧

大允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

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  
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  
錄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  
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  
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爲格  
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  
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  
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戶  
部恩澤旣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  
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

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饜墨幸不  
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  
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  
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  
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  
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  
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可  
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  
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按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  
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苞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  
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  
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  
不能者不既多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  
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  
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  
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  
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  
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  
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弦

日姚燧書

送姚嗣輝序

取士以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脩其  
家名聞其鄉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至則試  
以聲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  
有位者之舉猶視舉主何人或衆且賢以斷其人  
之材否始授之官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  
惟不使得爲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  
用爲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  
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

哉吾宗嗣輝勝國選士也赫奕其時矔後塵者千  
百人烏可少跂迨今改玉聲名昭晰不可終闕猶  
官洪校滿秩而觀光天朝求通刺柄政之臣盧公  
吳公門者千百人未有一得獨於嗣輝傾身接之  
延譽諸公間文云乎哉有見於道德之實耳士而  
得此亦曰逢矣逢而至於達也奚惑然終不能增  
多其舊尺寸復調武岡益遠於洪豈兩公面是而  
中不力耶曰非也囿於法制之密先得之多兩公  
拱眎不可蠟其級也以故南樞安意而往既較燧  
告之曰凡今仕者聞職乎民以有治賦聽訟之事

為莫不色喜聞職乎士則以無有貢選利祿之誅  
人急於學虛師席而夏楚不試率不擇乎其中嗣  
輝將亦若是乎盍亦思校官風化之原治忽所寄  
也無遠稽古而監之今司徒文正許公微時于大  
名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鳴斯道為已任諄諄私  
淑少長不一其年也銳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  
百人聞之天聰徵為成均俄拜左相歲餘辭免復  
求成均後其弟子繼司鼎鉉者將十人卿曹風紀  
二千石吏棊錯中外者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  
豈不少贊乎嗣輝苟以是為心規矩薰陶是邦之



多士得其達才一二以用斯世使海內之人指而誦曰是夫夫所梯接者於以亞匹吾司徒公其獲將多行矣勉事乎此嗣輝蜀人以蜀多檜木雖寓荆吳不忘其鄉號南檜云

李平章畫像序

姚燧

陛下之未出閣由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黼大書之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曰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授道復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

學焉後臣之義裝潢是圖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加標軸寵耀至矣人孰與儔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頌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巖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耳麟閣而下皆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訏謨以致隆平者傅巖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圖於旣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

高宗於說有是乎哉斷所無者李泌從肅宗於途人指目曰黃衣者聖人也白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白其衣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泌乎爲之賜號刻扁肅宗於泌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若異帝王爲治道罔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耻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

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求其交  
脩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  
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  
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  
道積厥躬招俊又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  
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臣世不以  
是責難俟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及或遂懸車  
於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馳使諮之猶  
不得尊為山人世則目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  
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祭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

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姚燧拜手稽首序

序牡丹

姚燧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  
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  
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  
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  
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  
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  
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氏  
蘭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

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  
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  
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  
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千葉最盛又有  
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  
七寸太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  
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  
爲千葉小株獨萼五寸太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  
大矣是爲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  
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

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

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  
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滿秦  
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  
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  
其盡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  
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  
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  
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為導俎  
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  
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



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抔已移植  
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  
毛園百抔將如左紫移植他人邪無亦若是花之  
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邪細  
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勉  
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  
為老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恠也尔  
卿惟喜子文已記其承顏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  
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  
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為

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  
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  
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  
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  
斗數也

春秋諸國統紀序

吳澂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  
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  
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爲是說  
也說經而迷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

始知詩之不爲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爲褒貶作則  
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感有不感者相半  
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  
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朱子謂據事  
直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  
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褒貶之蔽  
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不大惑夫其所謂  
褒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爲詳略其事以書爵書  
人書國爲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爲輕  
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

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  
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  
謙伯恒甫之說春秋則異是不承陋襲故皆苦思  
深究而自得內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  
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  
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錄其義視  
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靡或  
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苟爲言也  
不具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烏能識之伯恒甫之  
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觀其二書之成寧不

快於心歟二書謂何易春秋也

服制考詳序

吳澂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其母哉蓋

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年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日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降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后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

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憇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

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以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於母婦之於舅姑叔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講焉



陸象山語錄序

吳澂

青田陸先生之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  
言求也盱江舊有先生語錄一帙所錄不無深淺  
之異此編之首乃其高第弟子傅季魯嚴松年之  
所錄者激肅讀之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  
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聞也  
楊敬仲門人陳垣嘗鋟版貴溪象山書院至治癸  
亥金谿學者洪琳重刻于青田書院樂順携至京  
師請識其成嗚呼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人同  
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知天之

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擴而充之不  
行增益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  
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  
所深閔也今之口談先生心慕先生者比比也果  
有一人能知先生之學者乎果有一人能爲先生  
之學者乎嗚呼居之相近若是其甚也世之相去  
若是其未遠也可不自愧自惕而自奮與勿徒以  
先生之學付之於其言也

元學士文藁序

吳澂

儒者以文章爲小伎然而豈易能哉能之不易而

或視以爲易焉昌黎韓子之所不取也且其爲不  
易何耶未可以一言盡也非學非識不足以厚其  
本也非才非氣不足以利其用也四者有一之不  
備文其能以純備乎或失則易或失則艱或失則  
淺或失則晦或失則狂或失則萎或失則俚或失  
則靡故曰不易能也學士清河元復初自少負才  
氣蓋其得於天者異於人而又浸淫乎羣經蒐獵  
乎百家以資益其學增廣其識類不與人人同既  
而仕於內外應天下之務接天下之人其所資益  
增廣者又豈但紙上之陳言而已故其文脫去時

流畦徑而能進古作者之道正矣而非易竒矣而非艱明而非淺深而非晦不狂亦不萎不俚亦不靡也登昌黎韓子之堂者不於斯人而有望與予與之交也久今由湖廣參政赴集賢學士之召與予遇於江州出示近藁三帙所得有加於前予非能文者喜談文者也於斯時也而有共談之人如之何而不喜也雖然無迷其途無絕其原願共服膺韓子之言以終其身

別趙子昂序

吳澂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

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  
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  
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  
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  
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  
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  
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  
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三曾二蘇  
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  
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

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  
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恠其間有能  
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縑毯是衣蜺蛤是  
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恠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  
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  
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  
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為文而  
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北觀中州  
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  
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

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  
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復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  
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  
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  
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  
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  
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于  
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畸人坐書癖殊嗜流俗笑解弦三十秋已矣鍾期  
少近賦遠遊篇上下四方小識君維揚驛玉色天

下表伏梅千載事疑讞一夕了詩文正始上白晝  
雲龍矯樂經久淪亡黍管介毫杪瑟笙十二譜苦  
志諧古調科斗史籀來篆隸楷行草字體成七家  
落筆一如掃草木蟲魚影自植自飛跳曲藝天與  
巧誰實窺奧突肉食肉眼多按劍橫道寶鶴書徵  
爲郎瑚璉愜清廟班資何足計萬世日杲杲蹇鴛  
厲十駕天下君與操

送盧廉使還朝爲翰林學士序 吳澂

澂往歲北行徵中州文獻東人徃徃稱李徐閻衆  
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曰盧而澂所識惟閻盧



二公焉閻踵李徐爲翰林長盧公由集賢出持憲  
湖南繇湖南復入爲翰林學士夫翰林之職自唐  
宋至于今壹所以寵異儒臣也公之文名天下莫  
不聞豈以寵異之數而爲輕重哉是蓋未足以爲  
公榮也然而有可以爲天下喜者何也國有大政  
進儒臣議之此家法也公事

先皇帝爲親臣三十年朝夕近日月之光朝廷事  
官禁事耳聞而目見熟矣凡宏規遠範深謀密慮  
有人不及知而公獨知之者事或昔不然而今然  
苟有議公援故事以對言信而有證聽者樂而行

者不疑其與疏逖之臣執經泥古師心剗說而於成憲無所稽者相去萬萬也詩曰維今之人不尚舊謂其明習舊事者也儒之爲天下貴也用之而有益於斯世也若曰是官也職優而地散秩崇而望清步趨權如言論淵如炳如也鏘如也如華蟲黼黻如玉磬琴瑟于以儀天朝瑞盛世而已及當世事則曰夫旣或治之又奚庸間公不如是也而亦非天下士所望於公也

送何太虛北遊序

吳澂

士可以游乎不出戶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

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于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戶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咸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

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  
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徃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  
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  
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猶  
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  
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以不游也而後  
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乎上國也奔趨乎  
爵祿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搖尾而乞憐脅脅而  
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  
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以

效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陽陽而去爾是  
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  
游者不同余於何第太虛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  
虛以穎敏之資刻厲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脩  
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祿目  
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惟  
而余獨知其心也世之士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  
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  
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已自  
大醜甕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

海為何如挾其所已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沒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虛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陶韋文不柳韓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闢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虛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熟識日長而志日起跡聖賢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為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戶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絕後之

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激所逮事之祖母太虛之從  
祖姑也故謂余為兄余謂之為弟云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序

吳幼清先生南歸序

元明善

上守大寶之八年用大臣薦起臨川布衣吳先生  
應奉翰林文字大夫士相與舉手交慶曰朝廷不  
靳官賞遠下林莽高人端士自蔽於不耀之地者  
固將撫抱振迹而興矣賢能並用則治具張治具  
張則太平之象見是故一事得天下之人莫不策  
厲以自顧一事失天下之人亦莫不沮喪以相吊  
舉措不可不慎也如此夫或曰吳先生居於深山



曠澤之間五十餘年耕釣以供衣食無所仰給於人其氣淵朗而和粹其學正大而明溥博然怡然游心於詩書之苑殆以是終其身者能爲一官而起邪或曰朝廷清明天人相協民物安阜制禮作樂政當今日思得博碩隆古之士揖讓贊襄於其間不果於忘世不必於售已道足行於一家達可行諸天下者易之義也吳先生明易者也殆以是促裝速駕就道疾驅詎肯焦槁林壑而爲一夫之事邪命下之明年冬執事者以官曠別授而先生乃始至大夫士相與議曰內翰須賢而得遺逸興

治會才而旁遠陋嘗相與慶之今若此又何也蓋  
虛位以待士者朝廷之寬典也遲命以避賢者先  
生之盛心也非黜祿以給士也而得人爲急非嫌  
官以慢上也而以讓賢爲尚子辭無慊不兩得歟  
或必其不來或必其速來皆非深知先生者也居  
京三月却迹治歸去來容與若無足動其心者不  
矯抗以干名不奔趨以射利嗚呼其有道之士哉  
於先生之歸也乃序其所以來

送馬翰林南歸序

元明善

上患吏弊之深以牢也思有以袂而破之於是考

取士之法倣於古而不疾於今者乃設兩科以待國之士諸國士漢士江南士第一名品第六第二名品第七天下翕然以應英翹之士被鄉薦而會試南宮者百三十五人雍古士馬君伯庸巍然在一科之首及廷對大策復在第二於是聲震京師出則群人爭先覩焉旣而官之曰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而其弟祖孝亦以科名得陳州判官吁榮矣哉來告余以歸省其母又以余忝在試官之末求言以華其歸伯庸之名顯於天下垂於後世歸不待余言而華也雖

然竊有告焉余侍臣也每聞上旨無或不在儒者  
有曰儒者守綱常如握拳然嫉者曰俗儒迂闊多  
窒有曰處大事立大議則吏不彼能也乃黜吏者  
之秩而發其機牙峻之隄防風俗爲之一變若曰  
吾將收儒之效矣黜者曰尚相觀彼儒之所爲噫  
爲而輩者不其殆哉夫儒效不易立也不效則將  
孤所望孤所望且將疑爾儒之不足恃也扼擊泄  
憤乘隙而攻者林林也而輩之被攻陪者一人孤  
上之人之望而疑爾儒也吾且奈何今即官守慎  
勿挾所得恃所眷賚出幾微於辭色而所誦之書

不有有司之事乎卿大夫之職乎宰相之業乎毋慕高遠毋忽卑近盡心於其所試而我者湛乎其  
中存夫如何患乎儒之效不立哉余之告伯庸者止矣兄弟以爲然不然歟然之則出以示而同  
年進士嘗試自勉又何患吏弊之深者不扶而牢  
者不破耶

雲南志略序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  
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  
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徃撫以威惠必其俗而導

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  
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遠  
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  
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  
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譽以  
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  
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  
者簞壺迎襁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霍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

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  
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  
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  
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  
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  
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既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  
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  
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  
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

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僂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  
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  
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  
志者矣

杜詩纂例序

虞集

昔夫子作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據事直書而已善  
學者以其屬辭比事而觀之得其筆削之故則聖人  
之意庶幾可見於千載之下焉是故杜預因左  
氏之傳陸淳因啖趙之說皆纂爲例以著之是或  
求經之一道也然而聖人之筆如化工之妙初未



掌立例而爲文也學者設此以推之耳主於詩亦然出於國人者謂之風出於朝廷公卿大夫者謂之雅用之宗廟郊社者謂之頌其別不過此三者而已其義則有比興賦之分焉詩人作詩之初因其事而發於言固未嘗自必曰我爲比我爲興若賦也成章之後亦無出於三義之外者故學者不得不以例而求之此亦例之所由纂所謂譜者是也申屠公以直節高義在至元中爲名御史其所樹立固不止乎文字之末然獨好杜工部詩諷誦之久又取其一篇一聯一句一字可以類相從者

錄之以爲纂例其亦好之篤而求之詳已乎其子  
嗣手其遺書以示集俾序其故焉予故引先儒之  
考於詩春秋者以比之而又爲之言曰杜詩之體  
衆矣而大槩不過五言七言爲句耳虛實相因輕  
重相和譬之律呂定五音焉至於六十盡矣又極  
之於二變焉至於八十有四而盡矣不能加七音  
以爲均也然則五言七言之句固可以倒盡也至若  
一字之例譬如索之鼓籥之吹戶之樞虞之機  
虛而能應動而有則變通轉旋實此焉出類而數  
之王已備乎或曰詩家之妙乃在於嗟嘆詠歌之

間以得乎溫柔敦厚於優游涵佚之表今句比而  
字舉果其道乎則應之曰具波磔點畫之文則可  
以成字八法具而書之精妙著矣未有失八法而  
可以爲佳書者也耳目鼻口之用則可以成人百體  
從而人之神明完矣未有舉一體而可爲全人者  
也然則例之爲說詎可廢乎嘗有問於蘇文忠曰  
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  
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  
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  
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文忠之學未始

果出於此要之讀書之良法也故觀乎杜詩纂例而深有槩於予衷焉善讀書者能如申屠公之於杜詩即文忠公之於漢書也願學者推此說以爲九讀古書之法焉其精博可勝言哉然則申屠公豈止有功於杜詩而已乎駟清介有守於義勇爲文學之事於詩尤長固有所受哉

南昌劉應文文藁叙

虞集

江西之境其山竒秀而水清瀉委折演注至於南昌則山益壯水益大故生人稟是氣者多能文章而其爲文又能脫略其鄙樸之質振作其委靡之

體故言文者未有先於江西然習俗之弊其上者  
常以恠詭險澁斷絕起頓揮霍閃避爲能事以竊  
取莊子釋氏緒餘造語至不可解爲絕妙其次者  
汎取耳聞經史子傳下逮小說無問類不類勦剽  
近似而雜舉之以多爲博而蔓延草積如醉夢人  
聽之終日不能了了而下者迺突兀其首尾輕  
其情狀若俳優諧謔立此應彼以文爲事嗚呼此  
何爲者哉大抵其人於學無所聞於德無所蓄假  
以文其寡陋而從之者亦樂其易能無恠其禍之  
此不可收拾也嗚呼爲文章者未暇縱論古今

天下也即江西論之歐陽文忠公王文公魯南豐  
人乎執筆之君子亦嘗取其書而讀之凡已  
之於此三君子否也苟不合則已之謬可  
知已此何也蓋三君子之文非徒然也  
非止發於天資而已也其通今博古養德制行所  
從來者遠矣宜乎樂爲寡陋而爲能者不知思也  
此三君子之文猶不足以知之况三君子之上有  
當知者尚遠也豈復知之乎如此而欲以文自命  
則亦惜乎秀氣之委者矣悲夫豈獨學者之咎哉  
豈獨學者之咎哉南昌劉君資深少於余一歲相

好也不遠萬里以其子應文之文來教觀資深之意深有望於其子矣余觀應文之筆端清而不險  
健而不怒其連中於有司而分一郡宜矣信乎  
山水秀潤之所鍾者設有可望者也余閱之傳  
曰觀乎會通以行其典禮乎會則固陋而  
夫正其所已能而追其所未能君子之道也  
居江西三十年矣是亦江西之人於江西得其  
清子矧吾友人之子余安得不以憂吾江西之友  
者而吾之應文願應文之勉之也

先生文集序

虞集

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橐城安君敬仲之所作  
與門人趙郡蘇天爵之所輯錄者也既繕寫乃來  
告曰昔容城劉靜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  
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  
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靜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  
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備承問其說以爲  
學則是敬仲之於靜脩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願序  
而傳焉嗟乎知之爲知有未易一槩言者聖賢之  
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



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苟且汙濁者不啻蟻蠓之細大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慕之

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  
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  
見其告先聖文曰因蚤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  
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託  
者所可竊假於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  
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高明堅  
勇孰有過於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遜志以優  
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

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於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然則敬仲得於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哉誠使得見靜修廓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已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凜然有不及

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於當世寧無慨然者乎若  
蘓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友之  
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為序也

汪氏勲德錄序

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威行萬方金源日蹙吏士守者或降  
或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  
城壁大抵非金署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  
遠統郡縣數十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揔帥柵石  
門為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  
矣汪氏猶未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民將

安歸乃縞素為金發喪登陴哭三日因皇子闕端  
以首歸

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  
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  
鮮儼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七  
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  
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  
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  
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卹有制詔世  
次具譜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

輯錄刻摹以傳于世諗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  
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融者固多得統其君軍世  
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為將汪氏之德  
必有大過人者真可信歟予故以為汪氏之德  
先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羅氏族譜序

虞集

世有為譜系於其家者獨眉山蘇氏書法最良其  
譜俗遠近親疎之殊可引而觀也後之為譜者必  
稽焉今豫章羅氏族譜斷自 以下凡十有五世  
分十八派合其族子弟千百人夫定其可知而不

妄援於已遠詳其所至而不輕遺於已踈所謂資  
而不誣詳而有序者庶幾得之然予竊觀其數世  
之間偉然以科第自至仕宦至郡守有聞人當時  
者相望可謂盛哉及其末也去為老佛之徒或不  
得其名而姑次其甲乙甚者或無以為繼亦足慨  
然矣嗟夫盛衰之相形盈虛之迭至彼千百人之  
身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其一人之身而福澤所沾  
被有鍾於此而遺於彼者則其理吾有所不知者  
矣古者天子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  
祭於寢聖人之心亦豈不欲夫士庶人者皆有以

推其烝烝之孝上及其遠始曾高之祖而無所間  
歟其貴賤貧富尊卑之殺有不容不然者矣彼其  
立爲大宗之法有百世不遷之議者蓋必天子諸  
侯之家爲然它非所可及也故宗廟墳墓以系之  
冠昏喪祭以合之紀之以昭穆氏族養之以采地  
租稅又爲三宥制刑以致其嚴凡其宗族子弟之  
賢者必薦之以爲諸侯卿大夫士而其不肖者莫  
不資於上以自養而不必有流離淪替之憂然則  
雖百世可也今吾黨以布衣薇蕨之約顧能記錄  
其族從至於十餘世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



然於祭而無其禮也於親而無以合也抑亦姑使其後之人知其身之所自而不忍於自棄而已嗟乎其亦可以有所感也夫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至於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蔡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歿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廬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

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部使者覈實有司上其事朝廷再表其門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斂刊斲木而爲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爲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趺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題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是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像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爲它人矣於是不復用然後

知主道之所以爲盡善也是故其將祭也必先齊  
焉思其居處笑語所者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  
以出炳菅濯鬯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  
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褻也一之  
以神道則已疏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知故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  
矣先王之制禮可攷也而近世學不講公卿大夫  
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於食淫神異鬼則  
象而事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於依也則孝子之  
爲木象也幾主道矣緣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

則孝子誠足以爲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  
時常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王之軍後有  
戰功遂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歿夢祥以宣命爲  
河南投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子太  
常博士虞集爲之序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叙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  
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彊健聰明二公如一其  
二季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  
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丞相

長史澄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  
子嘗序其事以啓群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  
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  
吉子孫親戚間里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  
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  
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  
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或相與高隱於深山之  
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  
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  
史見乎詠詩以爲一代之良羨者人人知之然而

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求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絕乎且夫大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喜傳而樂道之况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與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遡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

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  
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  
者常目一家之善而推本 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  
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送李擴序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文正以薦實之資得朱  
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  
被遇 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  
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䟽遠

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  
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  
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  
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  
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  
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  
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  
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其大也  
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  
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



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等

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  
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  
聳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  
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  
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  
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  
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辨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  
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  
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

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  
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  
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  
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  
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  
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  
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  
用世之及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  
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  
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盡

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靖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文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間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

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彰德路經歷韓君叙

虞集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採之爲弧矢屈之爲栝椳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

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  
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  
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  
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表然出  
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  
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  
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程章之故  
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  
焉而操他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  
路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

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適者聖上嘉尚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屑爲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驅之耳必也端



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材而  
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  
自昔稱浩皦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  
給然府總其大而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  
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藁委者也衛輝韓君  
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  
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  
經歷余嘗觀於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  
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況一郡乎信乎人材  
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

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父君之適相也來末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行矣

送冷敬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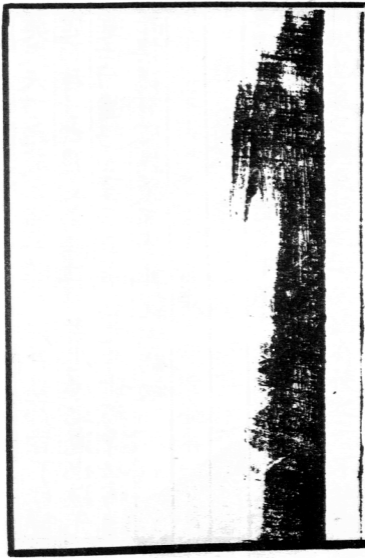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兵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求嘉鄭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

大夫士懇懇於詩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  
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  
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 國朝興王之初  
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  
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  
責諸寥寥異世之墜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  
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  
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略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  
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  
是以敬先温温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之積者

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  
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  
慙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為詩以為贈  
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為叙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

序

農桑輯要序

蔡文淵

農爲天下之大本有國家者所當先務蓋宗廟之  
筮盛軍國之經用生民之衣食皆於是乎出故古  
之王者親耕籍田以爲農先俾人知務本盡力南  
畝而基太平之治也洪惟

世祖皇帝誕膺景命惠養黎元立大司農司以修  
古九扈氏之政廼詔參稽古今農書芟其煩而撮  
其要類萃成書曰農桑輯要若夫耕蠶之術畜孳

之方天時地利之所宜莫不畢具用之則力省而  
功倍刊行四方灼有明效逮我

仁宗皇帝克繩祖武軫念民事以舊板本弗稱詔  
江浙省臣端楷大書更鋟諸梓仍印千五百帙頒  
賜朝臣及諸牧守令知稼穡之艱難以勸諭民

聖天子嗣大歷服祗適先猷特命中書左丞相臣  
拜住領大司農司事越至治改元之明年丞相暨  
大司農臣協謀奏旨復印千五百帙凡昔之未露  
賜者制悉與之且勅翰林臣文淵序諸卷首臣竊  
惟聖聖相承愛民之心其歸一揆老稚熙熙含哺

鼓腹於春風田里間而不知爲有帝力何其幸哉  
臣抑聞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必有命世大  
賢左右贊襄而後能樹財成輔相之功皇上宵旰  
圖治垂意乎制民之產賢相忠誠爲國慮一夫之  
不獲同心同德計安天下誠可謂千載一時也使  
在位者皆體吾君相之心推廣是術開導農民履  
身從事以致公私饒給禮讓興行還風俗於唐虞  
三代之隆則聖元配天其澤維億萬年寧有旣哉

送王編修代祀秦蜀山川序 曹元用

古者聖天子五歲一巡諸侯所守之國協時定制



考禮齊政望秩四方山川不過第其等殺之儀而已匪有所祈也故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苟有所希是利之也烏在其爲誠敬哉秦漢以來異端蠱起邪說並行君天下者惑於方士之言汲汲焉以徼福爲心歲時黷山川以伸其私禱殆若持券而必其償者嗚呼山川之神其肯徇私以福人哉今天下爲家文軌同而制度一方伯不敢專決大政咨中書而後行故無所事於巡守然聖上端居九重之中幽無不燭禮無不舉歲遣使函香祠五方山川肅焉如躬至其處也泰定五

年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王瓚在中奉旨代祀中  
鎮祀后土祀河瀆又望祀西海祀西嶽祀西鎮祀  
江瀆在中以清貴詞臣將命而七代其祀亦可謂  
重矣在中其恪遵彝典勿過於豐而有所祈簡潔  
脩辭精意以致享山川諸神翕然歆 聖上之祀幽  
明交孚遐邇罔間將見時雍歲稔景福穰穰有不  
析而自臻者且使西土之人知吾君所爲越於秦  
漢萬萬也若然則在中爲能使矣其益慎哉

風憲宏綱序

馬祖常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

振肅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  
揚寶訓亦靡不顯示常憲倣爾有官欽惟

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  
端嚴茲糾劾不俾瘵官貽憂悻獨於是臺臣協恭  
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魏有法道路有  
徇今國家肅清臺網激引言路其見諸訓辭者光  
大深厚絜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告內  
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母怠文林  
郎監察御史馬祖常謹序

卧雪齋文集序

馬祖常

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  
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  
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彊  
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  
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外者無乖戾  
邪僻忿懷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  
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  
飾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  
之文吾不敢他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

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  
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予嘗從其  
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予甚者也請重  
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  
乎子杲茲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  
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  
下也夫

周剛善文彙序

馬祖常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厖雜時戾於聖  
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骯髒不經之辭司

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  
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  
嗜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懷恚然失於  
和平淮西雅誥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  
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  
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  
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  
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褒然在廷以文致  
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  
觀之質實而不踈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

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之

送簡管勾序

馬祖常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爲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爲之也始簡君布衣褻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專年彌久而情益

真也時益躡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矣彙類而觀  
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君讓曰  
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闕里廟不治公卿大  
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  
觀闕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曰  
公卿大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  
廟而自豐其屋者哉子當求如溪斯者作詩以俟  
之

大元通制序

李术魯种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



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中書左丞相位  
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道

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  
所可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  
載歲益月增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挾情  
之吏用譎行私民恫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  
恒患之

仁廟皇帝御極之初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  
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  
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

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

制詔曰條格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遠職  
守所急亦彙輯之名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  
成勅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  
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上御樓殿丞  
相援據本末奏宜如

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  
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欽察翰林直學士  
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  
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辛

已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  
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  
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种序之种惟聖人之治天下  
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察如列星使民畏  
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  
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于中刑措不用二帝三  
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  
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  
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

仁廟開本於先 皇上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  
罰勅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  
司之法守親焉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送楊仲禮序

王士熙

杭爲郡甲于江左宋之南爲行都地多山谷淵藪  
峙而爲巨鎮匯而爲廣涉瑰竒勝絕之觀博大弘  
豫之俗在方輿盛且劇我元底奠行省莅之以事  
之殷地之重于今視它行省獨丞相置丞相之屬  
非清彊膺時望者不得預其司文教者曰儒學提  
舉泰定三年夏應奉翰林文字天台楊仲禮以選

被命徃夫杭之土風重文士子兢兢佩服整潔出  
辭粲然落筆纘然颯其上者必鑑別衡折陶良汰  
浮燭其衷斯有以服之也行省之屬事上皆有等  
威雖大府連率俛首趨對唯謹提舉官五品登階  
而揖省僚必改容禮焉夫禮之嚴必有以尊其學  
衆之服必有以重其德不尊不嚴不重不服若曩  
之爲是官者具興趙先生巴西鄧先生皆由侍從  
出美望孚于人人楊君居史館久文精思縟言議  
濟濟志于事功卓然勇徃之資也士庶嘗與同僚私  
灼其詳於其行也不以易爲喻而進其難者不以

近爲勸而圖其遠者焉交友之誼也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士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趨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

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  
不用醫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  
可爲即爲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爲矣則惟有死  
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它也等一死爾昔則在  
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  
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  
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  
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  
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  
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爲傳將

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  
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  
多而訝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  
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  
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  
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唐律疏義序

柳貫

故唐律十二篇非唐始有是律也自魏文侯以李  
悝爲師造法經六篇至漢蕭何定加三篇總謂九  
章律而律之根莖已見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晉賈



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北齊後周或併苞其類或因革其名所謂十二篇云者裁正於唐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承詔製疏勒成一代之典防範甚詳節目甚簡雖總歸之唐可也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始太宗因魏徵一言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中書奏讞常三覆五覆而後報可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皦然與哀矜慎恤者同符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分十二卷即篇爲卷是已今定次三十卷者長孫製義疏時固已增多義疏出永徽初去貞觀應未遠其後定令刪格編式各

隨世損益科條無藝大抵皆原於律矣然則律雖  
定於唐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其可畫  
唐而遽止哉國家立經陳紀迪德踐猷較諸近世  
之中稽合唐制爲多故凡垂之爲甲令著之爲事  
比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累聖重光何其甚似乎  
太宗也予嘗備數禮官陪在廷末議見吏抱成法  
寘前曰律當如是不當如彼雖辯口佞舌莫不帖  
帖順聽無敢出一語爲異及按而視之則本之唐  
以志其常參之祖宗睿斷以傳其變非常無古非  
變無今然而必擇乎唐者以唐之揆道得其中乘

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嗚呼法  
家之律猶儒者之經五經載道以行萬世十二律  
垂法以正人心道不可廢法豈能以獨廢哉彼謂  
除參夷連坐之罪作見知部主之條爲蕭張控制  
天下之一術其論抑淺末矣予何足以知之因其  
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江西在聲教漸濡之  
內諸學經史板本略具而律文獨闕予間請於廉  
訪使師公曰禮刑其初一物出禮入刑之論固將  
以制民爲義而非以罔民爲厲也吾欲求故唐律  
疏義稍爲正訛緝漏刊之龍興學官以庶幾追還

時曾讀法之遺公儻有意乎公亟謀諸寮寀咸應  
曰諾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  
釋文纂例二書來相其役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  
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踰月緒成因執筆冠篇而  
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無徃而不在也若曰鑄刑  
鼎作爰書以取譏于世則予豈敢

孔氏譜序

揭傒斯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爲臨江  
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爲先聖五十五世  
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且因以考訂

其譜謀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携之至于京師以示  
諸學孔子者侯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  
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  
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謀  
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謀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  
實猶無譜謀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  
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矣天  
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  
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何以致是  
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

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爲孔氏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爲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爲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爲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爲務而況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國朝名臣事略序

歐陽玄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甫年弱冠即有志著

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誓言詞章講誦  
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  
而日鈔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徃徃見諸編  
帙中及夫閒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  
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  
更校讎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  
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屬從借讀  
之作而嘆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  
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勲伐中書令丞相  
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臺城東

平鞏昌之方略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  
事興元順德之有古良相風廉恒山康軍國之有  
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蓋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  
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  
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  
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  
則隨武子乎嗟夫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脩  
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補正水經序

歐陽玄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



蘇君伯脩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案  
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  
卷酈善長注善長即道元也然皆不著撰人名氏  
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踈略於酈注  
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  
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  
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於斯時  
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  
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於宋景祐與新  
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

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彘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於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所爲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二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它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晁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两桑欽則可審

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於漢藝文志也抑  
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徃徃見於南北分裂之  
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  
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略異同不限  
於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  
極之不作傷同風之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於  
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父也是或一道也  
然以余觀正父之博洽多識其見於它著作者蓋  
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  
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

於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尋陽以北  
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脩生  
車書混一之代身為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  
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  
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  
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  
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  
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

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也禮記所爲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爲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不盡已二者出乎其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易揚

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唐  
官守以直聞遇國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  
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  
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己者悉錄之又微  
而齋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  
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  
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爲說不明士  
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  
志立朝無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  
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

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爲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旣表章之猶懼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歐陽玄

曩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守之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

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  
它書考之雄具雄戒趙戒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  
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春秋祠上丁中書奉

上命代祀御史入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  
部車工部帟幄光祿醴齊宣徽兔鹿脯脩留守烜  
燎鄉宗正卒徒大興尹染盛犧牲事眎古加詳禮  
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寔與百石史同方是  
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獨器服無常職請  
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吏禮部胄監徃復  
諮問凡數年始決於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



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  
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臺授成均禮器  
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  
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  
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於一時  
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而偶然哉抑  
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  
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歲矣孔子蚤年孟僖子  
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  
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

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  
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  
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僖子言者世  
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於故宮古今設置  
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而獨人心士習之  
厚薄去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於其所甚同  
者既詳叙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  
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自厚也

送張文琰序

謝端

今上皇帝舊勞于外其潛邸在建鄴江南行御史

臺理所也凡官府所治與小民俗尚淑均奇衰靡  
不具知既正位宸極以繩愆糾繆所職尤重風紀  
之選故多上所自擇大夫中丞有所拔用亦必其  
人然後敢舉而應奉翰林文字張君文琰亦以選  
爲山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應奉七品官清華優  
佚編摩論議之餘例三日始一集集則自待制以  
下相與雜坐吟嘯俟官長至升堂一揖而退才逾  
月即受俸以歸爲經歷繁勞異是矣經歷而上大  
官八人其同僚二人吏十六人書手又不在焉吏  
之治辦與否皆總於經歷經歷固爲之長又吏所

師也日始出即入幕府督吏書手分曹局治文書  
凡一司庶務與分司出按部郡邑行事有疑不決  
官吏受賄及稽違當殿降訊治民獄辭兩造當論  
報案既成吏持來前求予奪可否經歷爲之析疑  
似平向背竄易審定乃署以畀吏得其情又不戾  
於律始可信大官服僚佐而吏亦不得一搖手以  
輕重法其居是職必昔之嘗有事於珥筆以事上  
官者自謂優爲之洎至其屬亦翕然低首仰面相  
師尊今顧不以予彼而予文琰薦者蓋必有以取  
之仕可行已莫風紀若儒者之效不白於世久矣

重遲迂懦人率以是詆姍我及有能自樹立脫去  
故習軒豁特達則彼固將駭且敬異焉之二者吾  
將以文琰是行卜之也天曆己巳正月既望翰林  
修撰謝端叙

太常集禮彙序

李好文

太常集禮彙爲編秩者郊祀九社稷三宗廟二十  
有一輿服二樂七諸神祀三諸臣請謚及官制因  
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  
見蓋太常之實錄也太常典三禮主群祀凡禮樂  
之事皆自出焉國家論議制作之原郊社宗廟緣

祀之制山川百神秩序之典諸臣節惠易名之實  
不知其故可乎洪惟聖朝天造之始金華方載文  
德未遑我

太宗皇帝戡金五年歲在戊戌時中原甫定則已  
命孔子之孫元措訪求前代禮樂將以文萬世太  
平之治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時則有日月之祀伏觀當時  
羣臣奏對之際上問禮樂自何始左右對以堯舜  
則其立神基肇人極丕謨睿略固已宏遠矣

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討論述作度

越古昔至元之治遂光前列

成宗皇帝肇立郊丘

武宗皇帝躬行裸享

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鹵簿脩四時之  
祀 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百  
年以來事皆屬之有司寄諸簡牘歲月既久不無  
散逸故由之者或不知其本論之者或失於其初  
闕略戾舛頗違於舊恭定丁卯秋好文備員博士  
深慨其故旣而僉太常禮儀院事孛術魯公繼至  
從而倡率之遂暨一二同志蒐羅比校訪殘脫究

訛略其不敢遽易者亦皆論疏其下事雖不能無遺以耳目所及顧已獲其七八越二歲書成名之曰大元太常集禮橐嗚呼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文綱常典則天秩人紀豈易言哉然事不可以無述言不可以無統與其具於臨時孰若求之載籍與其習而不察孰若信而有徵此裒集之有編而不敢後者也曰橐者固將有所待焉他日鴻儒碩筆承詔討論成一代之大典則亦未必無取天曆二年秋七月丙辰朔承務郎太常博士李好文序



國朝文類卷第三十六